

台版費城 他為人權而戰

阿立，不想再有人受同樣的傷...只求念完最後一學期

【記者何定照／台北報導】1993年，以真人真事改編的美國電影《費城》，敘述一位原本深受公司器重與栽培的律師，在主要合夥人發現他是愛滋感染者後，遭以其他名義開除，在委託律師幫助下抱著病體不斷上訴，終於打贏官司，感動全球無數觀眾。

時隔20年，同樣的故事，竟在台灣上演。不同的是，主角至今仍在上訴，只等最高行政法院判決。

軍校生染愛滋 人生從此變調

「為什麼只因為我感染愛滋，在校方眼裡就從栽培中的未來軍官，突然變成非得退學不可的壞學生？」據社工師轉述，20歲出頭的阿立，2012年就讀國防大學大三時在體檢時驗

出感染愛滋，早已規畫好的軍官人生，驟然變調。

在那之前，阿立是學校活躍幹部，學業、操行成績都不錯。他非常喜歡軍校規律單純、一個口號一個動作的生活，早早準備好畢業後就當職業軍官，人生路清清楚楚。

軍醫院體檢報告 竟直接交給學校

沒想到，負責檢驗的軍醫院直接將體檢報告交給學校，部分師長忽然態度大變。他們不但急著要阿立告知爸媽，還展開軍輪戰周約談：「你不想退學嗎？」

衣服、碗盤分開洗 游泳課不能下水...

差別待遇還不只這樣。校方一度要求阿立衣服、碗盤跟別

人分開洗，游泳課不要下水，跳傘專案不要參加，在阿立請愛滋個案管理師向校方說明愛滋傳染途徑後，才沒繼續。

如此日子過得戰戰兢兢，阿立告訴社工師，他每天就像在戰場打仗，得擬定作戰策略，才能對付各種敵人。陪阿立打仗的愛滋權益促進會社工張正學回憶，阿立只要一接到校方約談通知，就會立即跟他討論該怎麼辦，「他表面上看來很好，其實心裡很焦慮。」

小蝦米對大鯨魚 大四遭強行開除

阿立這場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戰役，在大四下學期是輸了。張正學說，校方意識到不能以愛滋為由要求阿立退學後，有一回逮到阿立沒報備就帶筆電入校，最後以阿立違反安

頂撞等理由開除他，不顧阿立軍中工作本來就常要處理文書資料。

只差一學期就能畢業的阿立，在退學後兩天在學校附近租房，展開校外救濟之路，期待很快能回到學校。然而，他多次向學校申訴都不成，向教育部、行政院、總統府求助，最後答案也都是要回到學校端說明。

要求國防大學改善 衛福部被判敗訴

2014年，似乎出現一線曙光。阿立請愛滋權益促進會依據「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（愛滋條例）提起申訴，獲衛福部決議申訴成立，衛福部要求國防大學改善。

張正學說，當時阿立覺得撐

了這麼久，終於有點希望，沒想到2015年國防大學提出行政訴訟，告衛福部無權管理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年判決衛福部敗訴。

阿立深感沮喪。張正學說，衛福部和國防大學的官司，其實阿立可以不去開庭，但他每回都以參加人身到場，盡一切力量說明自己處境，法官卻一味以衛福部「不符行政程序」判定，忽視校方歧視愛滋的源頭，讓阿立受苦、遭到不公平的待遇，「法官沒看到阿立的努力。」

漫長數年官司 求職屢屢碰壁

漫長的三年多官司、不定時的開庭期間，阿立還要生活，但沒有大學學歷，找工作屢屢碰壁，讓他嘗盡職場的現實，

因為求職者沒大學學歷，第一關就排除。

軍官夢碎，如今阿立最低的期待只求能返校把最後一學期念完，拿到大學畢業證書。儘管在官司歲月，校方始終對他冰冷以待，從未再找他談過，但熱愛軍校的阿立告訴社工師，「如果能重來，我還是會念軍校。」

期盼台灣法院 看到「人的處境」

「阿立把人生賭在這場法律戰。」張正學說，一路走來，阿立已從最初為自己而戰，思索到「我不想再有人受同樣的傷」，成為他執著至今的最大動力；得知聯合國也在關切此案，阿立雖然高興，但認為最關鍵的點仍在台灣法院，期待法官能看到僵硬法律程序中「人的處境」。



軍校傲慢 法院漠視

聯合國關切 丟臉丟到全世界 愛滋人權負面教材

本報記者李樹人

台灣第一例愛滋病個案迄今已31多年，衛生單位及校園積極宣導愛滋正確認知，但民眾、企業，乃至法院、政府部門對於愛滋感染者的歧視與恐懼，似乎絲毫未減；為了擺脫「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的限制，歧視者的手段更升級進化、更具技巧。

以國防大學為例，骨子裡就是歧視感染學生，擔心名譽受損，因此找盡任何方法，只差沒有用大字報寫上某某同學感染愛滋，一心只想將阿立驅出校園，與衛福部纏訟兩年，迄今仍堅持學生犯錯，遭開除與感染愛滋無關。

事實果真如此？國防大學十幾年來，僅開除過兩名學生，其中一名理工學院研究生遭退學，原因為竊改他人畢業證書，惡行重大，犯行明確；第二位遭退學的阿立，則被冠以「私帶電腦入營、頂撞師長及態度不佳」的名目，校方認定情節重大，但這些理由欠缺說服力。

社會對愛滋病患的歧視來自於無知及恐懼，但阿立事件還反映出國防大學的傲慢與偏執：以法律程序精心包裝隱藏著歧視，看似站得住腳，卻暴露校方對於愛滋除了無知，也毫無同理心。阿立的醫院診斷書上明確指

出，當事人治療穩定，且測不到病毒量，但校方當年仍要求阿立不得參加游泳課，衣服及碗盤需獨立清洗，甚至派人闖入詢問，要求了解他病情；校方運用或明或暗的各種手段施壓，讓阿立活在恐懼中。接著，國防大學等到阿立稍有疏失，即可名正言順地勒令退學。

更令人氣憤的是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不作為，無視於校方對感染者學生的種種歧視及壓迫，眼中只見到行政程序有瑕疵，法官的迂腐判決，讓台灣成為全球愛滋人權的負面教材。

台灣愛滋病患者遭歧視、汙名化的血淚史，有如一場永無止境的人權戰役。民國80年時任衛生署長張博雅說：「愛滋感染者有如自作孽，將會是失去尊嚴，活得痛苦，死得難堪又難看」；此番歧視愛滋語錄猶在耳，20多年後，國防大學處理阿立案掩耳盜鈴的作為顯預斷，加上法院漠視輕忽，顯示國內愛滋人權仍有漫長一段路要走。

聯合國愛滋病組織這次主動來函，除了提供各國類似事件判決結果，更要求疾管署回報二審判決結果；一旦衛福部再度敗訴，輸的不只是阿立、衛福部，台灣人權演進大倒退，丟臉丟到全世界。



染愛滋遭退學：還有他

小劇場奇才田啟元 1987年遭成功嶺退訓 台師大也強迫休學



田啟元 報系資料庫

【記者何定照／台北報導】台灣校園史上，過去曾數度發生學生感染愛滋遭退學壓力。已逝的小劇場奇才田啟元，在1987年因感染愛滋，遭台師大強迫休學；2002年遭高雄餐旅學校開除的愛滋感染者，則在爭取後已復學，順利完成學業。

生於1964年的田啟元，早早展現創作才華，就讀台師大美術系時投入小劇場創作，連獲多次大專杯話劇比賽冠軍，成為台灣當時風起雲湧的小劇場運動先鋒。

1987年，田啟元赴成功嶺受訓體檢時發現感染愛滋，遭成功嶺退訓，台師大也想將他退學，經台灣同運第一

人祁家威周旋，校方才以「自動休學」取代退學，田啟元自此未再回台師大念書。

1988年，田啟元與友人詹慧玲創「臨界點劇象錄」，以《白水》等劇成為小劇場經典，至今難有人超越。改編自《白蛇傳》的《白水》，以人妖糾葛隱喻性別、同志議題，語言、舞台也獨創一格，至今仍是眾多劇團致敬搬演對象。

時隔多年，現在所有軍校入學體檢仍納入愛滋檢驗，感染者不得入學；警校、外籍與陸籍學生原本也有此規定，但已分別於2014年及2015年刪除。另有部分學校入學體檢須做愛滋檢驗。



轉型正義 路還很長

政府部門 只論程序、不講人權 別讓費城一再上演

本報記者何定照

今已三年半。阿立的故事有如

聯合國都看不下去來函關切。

會乃至總統府求助，眾機關卻

擅自開除愛滋感染者，直如在

《費城》台灣版變成國際愛